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二十八回 一股麻繩廊下牽來偷寨賊 兩丸丹藥燈前掃卻妒花風

卻說大奶奶領著大姨、三姨和幾個大丫鬟，藏著火亮，守在廊下一間空屋裡，單單等候公子。那拿著索子套住公子頸兒，嘴裡只顧格吱格吱要笑的，便是春紅。這春紅自聽了大奶奶埋怨，便專心察探。公子在鳳姨房中畫策及這日那種穿衣窺鏡百般打扮，又領著許多家人小廝到張老實家去看漏，那一件是瞞得過春紅這一雙千里眼順風耳的？到夜來更見冷待那魏道，幾乎要撞他起身的光景，就知必在此夜無疑。可公的公子不進大奶奶房中，說要在丹房用功，春紅忙去通知了大奶奶，點將提兵，前來拿捉。因鳳姨與公子一路，怕走風聲，所以單空著他合他房裡丫鬟，其餘大姨、三姨及丫鬟內凡與公子偷上手的，齊跟著大奶奶行事，不敢退後。這這公子見了大奶奶，如老鼠見貓，賊人遇捕，由他拖扯進房。大奶奶盡力數落道：「你也算鬻門秀士，是個學校中人。卻專一做這豬竊狗偷的事！你放著正經的妻妾，偏要彩那路柳牆花。這心肝果怎樣生的？你年未三十，現有兒子，須講不得四十無子，許其置妾的條款。況且，現在一妻三妾，丫頭裡面，收過的還有許多，難道是不賢，慣做那河東獅吼麼？你既頂了秀才的名目，就該靜坐書房，溫習經史，以圖上進；難道這頂頭巾，就夠你終身了？可不辱沒了公公的臉面！又且公婆止生你一子，更該安分守己，保養精神，免得作病生災，使他兩個老人在京中憂慮。就是你自己，也該打算你這身子關係非輕，上有父母，下有妻兒，豈止千金重擔，怎還不知愛惜，一味耗損精神？別人會獻勤，撮鬼腳，你說他是功臣，可知道暗裡傷了你的陰鷲，折了你的壽算，你還漫在鼓兒中哩！明日我差人家去請了兩個哥哥，齊集了你連氏門中族分公親，告訴一番，看是你行的事理長，還是我說的話理短。我身子不好，動便發寒發熱，時常還要與你淘這些閒氣，少不得這條性命要送在你手裡。春紅，你摸我手看，就像死人一般，冰得這個樣兒，真個要氣死人也！」公子面呆心急，無奈強辯道：「你休要瞎疑心，我並沒有甚邪念，不是也到丹房裡去了，因聽見外邊狗咬，恐有小人藏在裡面，故此出來瞧瞧，誰知撞著你這班夜不收，拿巡更的當做犯夜了。無過是牆門裡面數得出幾家子人家，我平日可曾戳一個腳尖兒去，怎麼也冤屈起人來呢？」大奶奶笑道：「你這話只好哄那三五歲的孩子，他敢也信了，倒說得又好氣又好笑，你是從丹房裡摸著腳摸著牆出來的，怎說還沒到丹房裡去？牆門裡面無過這這幾家人家，可知道月亮裡掉下嫦娥來哩！你說只有做賊的耳朵快，可知當捕快的眼睛也快著哩！你聽著春紅一句話兒，你那魂靈兒已同豬鬃麻線穿進那皮允子去了。你和人家商議得甜甜的，還要拜他做軍師，千叮萬囑，只要瞞著我一個。可知那日遊神、夜遊神都惱著你，倒合毒藥，施暗箭，來飛報我聽了。我家的房子，年年加瓦，有啥仔漏水去處的？今年三月裡，這樣大風大雨，西湖裡淹死了多少人，可曾有一間屋裡漏下一點子水影兒？四五月裡，又是前前後後收拾了一遍，還說是看漏哩！妝神做鬼的裡應外合，還叫他啥仔張老實、李老實哩！這老烏龜也懶得住這房子了，你看我明日一棒兒打得他離門離戶！你家人小廝還不夠使，要自己黑暗裡去瞧門戶哩。偏你耳朵亮，聽見狗叫，我們在廊下空屋裡怎沒聽見？就是你一個人在黑地裡想要做那爬牆頭、撬門檻、掘壁洞的罷了，倒說是怕有小人藏著，怪道許多狗子都不叫喚，可知家賊狗不吠哩！」

這一席話說得公子閉口無言，只是靠著床欄杆上呆立。春紅道：「大奶奶也不要氣了，氣壞了身子倒值得多哩！大爺也不要想了，今夜是不能夠去會那美人兒了，這時候也沒啥仔客拜，把這天字第一號的冠冕衣服脫下去，替大奶奶搵一搵胸脯，陪個禮兒，消消他的氣。」春紅口裡說著，隨手把公子衣袖一扯，只聽豁啣一響，早落出一大封銀子來。春紅手快，一把先撈在手裡，格格地笑道：「這才是真誠實犯哩！或是怕小人進來，搨門搨戶的費力，帶這銀子去丟給他哩！若說是還錢，卻不消這許多。」大姨、三姨和這些丫鬟都笑起來，說道：「我們連影子也不知，大奶奶叫了來，心裡還疑影影的，怕未必有這事。那知大爺可的湊了來，就也不敢替大爺叫屈，如今連銀子都滾了出來，就有包龍圖來審，也要冤著大爺這一遭兒的了。」急得公子雙足亂跳道：「現是大奶奶生氣，春紅這張嘴又是必必剝剝的只顧爆將起來，還要你們來幫著咬哩！」大奶奶道：「他們幫著誰咬？難道我是畜生，要咬人的麼！我還沒有說你一句重話，你是這樣放屁拉雜起來了，你看他那樣兒，自家犯拙了事，可象我們乾下不是來了。你就少跳幾跳兒，也不算是矮子了。還說我會生氣，你們看，我要生氣不要生氣？」春紅道：「我這嘴是必必剝剝慣的，看著這樣兒又要爆出兩句來了，好好的叫大爺陪個禮兒，替大奶奶下下氣，偏不依，倒說出不中聽的話，跳起來了。真個到明日請了許多親眷來，在大廳上擺著酒席，對大奶奶陪禮，可沒趣呢！」

公子沒奈何，只得唱了一個大喏，挨到床沿上坐下，一手去搵著大奶奶的胸脯，一面說道：「總是我不是了，你休要氣壞了身子。我也只是一時之見，如今既不許我去，我再不去便了，你可要我賭個誓兒？」大奶奶道：「你休和我說話，你只去問你心上的人，說可要去了。他說一句抵我一千句還多著哩！誰要你搵搵摸摸的，越攪得人心裡不自在。你自到後邊謝媒人去，休要在我房裡纏帳。」說罷將公子的手推過一邊，公子道：「你休把人埋在地獄裡去，怕就是他房裡輕易不與他說甚話兒，你是甚人，他是甚人，怎麼和他比起來呢？你不要氣壞了身子，我也懊悔嫌遲了，你要我賭誓，我就賭一千個誓與你聽，你可也信我一遭兒。」大奶奶道：「我也沒力氣來聽你說這些沒影兒的話。我身邊實是著落你不下，省得人說我是醋瓶子，把你好事打脫了，要你在房裡睡覺哩！玉梅，小蓮，把大爺拉出房去，由他去築台拜將也罷，偷營劫寨也罷。大姨，三姨，你們也收拾去睡，我這屋裡是再不許他住的了，就是日裡也休進房，省得見面就要生氣。」眾人便齊至床前道：「大奶奶不要氣壞了身子，大爺也著意勸勸，我們明日一早來看大奶奶罷。」卻被公子跳起來，把兩手攔住道：「你們休去，快替我求一求大奶奶，我今日是要在這房裡宿的。」於是眾人一齊向大奶奶懇求，大奶奶只是不許。春紅在玉梅背上一手把貴哥兒抱將下來，說道：「大爺被大奶奶趕出房去，明日就沒有湯圓兒吃了，還不去求著大奶奶，要爺在這屋裡睡覺哩。」那貴哥兒真個跑到床沿邊，扳著大奶奶的腿盡搖，道：「我要爹在這屋裡睡覺哩。」叫了幾聲，見大奶奶不理他，呱呱的哭將起來。春紅道：「這是大爺不是，倒教兩位姨娘合姐兒們作難。大奶奶可看貴哥兒面上，容著大爺這一次罷。」大奶奶忙把貴哥兒抱在懷裡去窩盤著他，一面發放眾人道：「也罷，看你們面上，容他在這房裡，叫他到小閣裡獨自去睡。」眾人都謝了，作別自去。

小蓮便去門上房門，玉梅便拿鋪蓋到小閣裡去，被公子喝住說：「我自在這床上睡。」大奶奶道：「快些到小閣裡睡去，休惹我性兒，再不我叫春紅來陪你罷。」貴哥兒哭著道：「我不要爹到小閣裡去，我要爹在這床上睡哩。」春紅道：「大奶奶，你容著他這一遭兒罷，再不你叫大爺和衣在腳邊睡，夜裡不許他翻一個身兒。」公子道：「還是春紅說的是，我只和衣睡著，你明日一早來看，我還是這樣睡法，真個動也不動一動兒。」大奶奶更不言語，春紅笑了一聲，抱起貴哥兒，拿著那封銀子哄著他道：「不要哭了，爹在這床上睡了，這銀子和你明日買一大碗湯圓兒吃也。」春紅領著貴哥兒向廂房安歇，玉梅、小蓮伏侍大奶奶探頭裹足，脫衣解手已畢，公子除了大衣、頭巾，真個和衣在足邊睡下。玉梅、小蓮伺候大奶奶上了床，放下帳兒，養好蠟燭，閉上房門，自到後房去了。公子慌忙脫去衣褲，轉過頭邊，鑽進夾紗被來。大奶奶亂推亂搯，渾頭抓拍，不許近身。公子費了許多氣力，陪下許多小心，然後騰身而上，把生平的本事都放出來，足足綑纏了兩個更次，才把大奶奶的氣平了下去。

次日起來，公子看著大奶奶梳頭洗臉，同著吃茶點粥飯，抱抱貴哥兒，拿些果品鬥著他頑耍，生些炭火在爐子裡，把綑兒細細的摩擦，燒些沉香黃熟，磕些榛鬆瓜子，和大奶奶隨意而食，不知不覺的哄過了一日。到晚來大奶奶把公子抵死的送至春紅房裡，這一夜更是利害。明日又在大奶奶床上宿了一夜。次日晚來，大奶奶主張公子到大姨房中去，第五日又送去三姨房裡。大姨、三姨感激大奶奶的鴻恩，把公子盡力管束，非同小可。直至第六日，公於更忍不得，趕早起來，敲開鳳姨房門，揭起帳來，只見鳳姨蛾眉不展，蓮臉疑愁，一個頭兒側在繡枕之旁，滿眼珠淚，口中歎氣。公子慌忙睡下，抱向懷中，百般摩撫，說道：「都是我累了你，你休怨我。」鳳姨歎著冷氣道：「奴也只是疼著大爺沒個知心著意的人，那知深犯了大奶奶之忌，結下海樣冤仇，他獨空下奴，把你做情往各房分送，還日日叫應著奴的名兒，百般咒罵，除非一索子吊死了，才解得這個結兒。」說罷眼淚如雨，嗚咽不

已。

公子本要商議璇姑之事，見他如此悲傷，難於啟齒，因一面將軟語溫存，一面去蹺他粉腿。鳳姨推住道：「丫頭進來看見。」公子便道：「和你到後房去。」將鳳姨抱至後房，放在一張醉翁椅上，去做那老漢推車的故事。鳳姨正在怨慕之時，公子更極感憐之意，兩人如粽拌糖霜，針黏磁石，難分難拆，不死不生。正到那雙眼朦朧，四肢癱瘓的時候，猛聽得外邊一片聲喚著「大爺」，嚇得鳳姨渾身抖戰，公子滿腹驚疑，只得放下車槓，溜出房來，倒走入東邊屋裡，等人尋到，然後從外面抄進廳來。只見許多人擠滿一廳，卻為廣東潮州府海夷作亂，被鎮守福建漳州府參將林士豪剿平，斬太監與連兵部張大其辭，獻俘告廟，說是司禮定謀、本兵指示，把邊功都掠在二人身上。林士豪止加了軍功二級，靳司禮賜了蟒玉，連兵部加了太子少保，都是賞備無算，又蔭靳直之姪靳仁為錦衣千戶，連世之子連城為內閣中書。這些京報、省塘又各衙門人役，俱來提單討賞。公子暗付：靳仁之言果是不謬。吩咐家人打發報錢，自己走進大奶奶房中點個卯兒，已是賀客填門，應接不暇。到晚來，先祭呂祖，設席東宅，請道士們吃喜酒，推說大醉，睡在東邊，悄悄的溜在鳳姨房中。虧得大奶奶與春紅正在發放銀錢去買三牲果品各項，又要料估綢緞，打發裁縫趕做公服，一邊尋出一頂鳳冠，連夜收拾點翠穿珠，一面吩咐廚下蒸裹糕饅團粽，忙忙碌碌，竟沒有工夫來查察，任那公子去做偷營劫寨之事。

公子與鳳姨重整旗槍，大施戰鬥，直殺到城開不閉，馬倒難騎，然後撤轉紅衣，掩旗息鼓。樓著鳳姨粉頸酣睡一會，方才與他計議。鳳姨道：「前日已經過這般風浪，把奴的膽兒嚇破，腸兒氣穿了，那裡還敢與聞。」公子道：「我的乖心肝兒，我睡在他們房裡不過打個到字，了了世情，誰肯拚著性命博他們的受用。我在你身邊真是連心都挖出來的，你也須自明白，若不替我打算，教我更靠何人？」鳳姨被公子央及不過，然後問道：「前日到他屋裡光景如何？」公子把那日之事迹了一遍，鳳姨沉吟道：「若說他初時面壁流淚，竟是無情，若說他後來絕不根問，又似有請。如今不管有情無情，且去約會了張老實，撞他一網看，或者他不愛頭巾，卻愛紗帽。見大爺新得了官，正在熱鬧之時，心裡不情願的也要翻了轉來，心裡尚在商量便可欣然相就。明日且穿起圓領，戴起紗帽，假作先拜鄰舍，走去耀他一耀，晚間再去，庶為妥當。只要見機而作，不至決撒就是了。」公子道：「我也是這樣想頭，但大奶奶尚不打緊，這春紅眼尖耳快，如何瞞得？怎生弄個圈兒套住了他才好。」鳳姨與春紅是赤緊對頭，聽著公子要設計弄他，滿心歡喜說道：「大爺的主意，可必要弄上這女子，若是無可不可，便照著方才計較謹密而行，再遇風波便割斷肚腸，大家歇手。若一意必要成交，奴便有個法兒，只恐大爺護著春紅，不肯依哩！」

公子道：「好小油嘴兒，怎見我護著春紅，不肯依你的話？快些說來，看我依也不依。」鳳姨道：「春紅雖是大爺心愛，卻沒有上頭，還在姐兒數內。你若肯把他做個鼎器，便不要像別的丫頭明明派去，只要叫他去看爐監火，等他私下與道士們上手，他便小心聽你指使，不敢穿著大奶奶鼻兒，尋你事非了。」公子道：「這個休題，怎叫我做起烏龜來？春紅這丫頭好性子兒，他肯結識漢子嗎？」鳳姨笑道：「你還說不護著他，各房的丫頭合我的大憐，也是你收用過的，怎就肯送與道士做鼎器呢？你說春紅是正經正傳的人嗎？只看那雙多花眼兒，見人便掩著嘴格格地笑，那班道士又是枉死城中的餓鬼，他見著豆腐青菜還沒命的搶哩，有這一塊肥羊肉掉下來，他不七手八腳抓得你稀泥粉爛麼？」公子不覺失笑道：「你這小肉兒，把春紅說壞了，怎連道士也說得這樣。他不過抽添爐火，彩陰補陽，要成那不壞金丹，也像在家人，只講色慾的麼？你須替我另設個法兒。」鳳姨說：「此外更無別法。」公子再四央及，鳳姨沉吟良久道：「法是還有一法，但遠不如矣。今日外邊忙。容你假醉，明日還假得麼？你便再有推頭，他總收守住那點子咽喉要路，怕你使隱身法不成？我猜明日他要合大爺睡覺，後日便輪著春紅，他再睡了兩夜便仍送到大姨、三姨房裡睡一遭兒。他安心與奴打鬥，連他兩個作興起來，只不許到奴門裡，教奴眼睜睜看著人吃飯，不敢咽個唾沫兒。你便安心守他的規矩，輪到春紅這一夜，使用些利害藥兒，使出你採戰的本事，把他弄個癱化，你自去做你的勾當。像從前擺佈三姨偷玉琴的法兒，回來再發放春紅，也算是一條計策，卻不能夠徹夜歡娛，春紅也不肯做你的心腹。這事情也易破，久後也終須決撒，不如前一條的長久穩當。」公子道：「這計也忒利害，如今情極，也只得用他了。」

次日天未明時，悄悄鑽過東邊，洗過手面，吃過茶點，慢騰騰的踱進大奶奶房裡來。大奶奶道：「你如今做了官了，也該放些正經出來，以後要吃酒卻在這邊吃，不許你掉鐵嘴、弄空頭，背地裡幹那偷天換日的事。」公子呆了一呆道：「難道正經坐功調氣、下爐活火之事，不要整夜在那邊修煉的麼？」大奶奶道：「那是朔後三日、望前三日，有定期的，別的日子卻不許宿在那邊。」正是說著，玉梅拿著一個氈包說公服做完了，裁縫們一夜沒睡，賞錢要重些哩。大奶奶打開看過，叫春紅封了二兩銀子賞了。公子提起霞帔來替大奶奶妝束，大奶奶一手奪下，說道：「啥仔罕物，從小兒在奶娘懷中哺著奶頭，把眼睛就看熟了，家中孀娘、嫂子、姑娘、姐妹，那一個不穿件兒，到年下掛起神子來，祖宗三代都是紫袍玉帶，胸前露出仙雀錦雞的補服，可沒有這個小鳥兒。鳳冠還沒打來，團袄沒穿，就叫人披著霞帔，不把人的門牙都笑掉了！」公子嘻著嘴兒道：「誰不知道我家大奶奶是大來頭，動口就賣弄出來了。卻不道哥哥做官與我無乾，我家雖是個暴發戶，你公公也掙一隻錦雞兒哩！我將來就掙不起仙鶴補子，一世就穿著鸚鵡補兒麼？」大奶奶道：「你看他說的話，都是吃著生蔥的。我說是鳳冠沒有戴來，怎這樣等不及，一手搶起那霞帔兜頭，直罩過來。虧著公公還現做著朝廷的大臣哩，怎麼就是那種小家子樣兒！你是讀書人，那樣官兒不許你做？你掙著仙鶴補子，我怕只穿這小鳥兒麼？你做了皇帝我才是喜歡，有丹鳳朝陽的補兒穿哩！」公子道：「皇帝是不能夠的，我將來做一個大元帥罷，掙個獅子補服穿穿也比小鳥兒威武的多哩！」

大奶奶脹紅著臉兒道：「你看說得統不成話了，你就是個怕老婆的都元帥麼？我到你家也過了六七年了，還是彩過你頭髮擡過你拳頭；罰你在房門外跪過，攆你在地板上睡過；沒許你娶妻，不容你收房，把丫頭婆娘褲襠裡都貼了封條；我出了好心不得好報，一發容你說出這樣臭話來了。我赤著腳兒在你肚裡走過？定是你心上人兒，嗔我幾日沒送你到他屋裡去，熬不過了，蹙著眉頭，掛著眼淚，在枕頭上遞了一紙狀兒，教你使官勢，壓我下來，他和你一窩一塊的過活，整日門上房門去幹那把刀兒，不管你家祖宗三代，子子孫孫的於係，連夜送你到閻老子家去了。他且只圖著眼前的快活，我的姐兒，你的想頭錯著哩！莫說我娘家還有幾個人兒，就是老民百姓，人家的閨女嫁到你家做了正頭娘子，也不得受你這姐兒的磨滅。他說你做了官大了，可知做了官越要守著朝廷法度，做不得寵妾滅妻的事，知法犯法，更要加等治罪哩！」說罷倒在牙床，連聲「氣死我也」，「氣死我也。」嚇得公子面色改變，連唱數喏，跌腳懊悔道：「這是我一時高興，和你說幾句頑意話兒，怎麼就認起真來？自從那一晚啣了你的氣，誰敢到後邊走了一步兒？他怕不知道你的腳跟？教我把官勢來壓你，我也敢拿官勢來壓你？我與他齊著這日色兒……」大奶奶連忙喊住道：「今日要祭祖哩，休得赤口白舌的罰那毒誓。他是何等人，你要與他同死同生。我也沒說啥仔，你就咒生咒死，說我冤屈了他了。他跟你跟前成日成夜的誹謗，休說肯替我賭誓，你只牙齒露一露兒，就感激你不盡。除了今日，也不肯與你干休。今日是個喜慶日子，上毛坑要討三個吉利，省得你替他發極，再說出中不聽的話來。外面祭席可也完備快了，你先出去，我也撩上些氣，就起來了。」玉梅道：「外面都完備了，掌禮、吹手，等候久了。」公子道：「快催鳳冠，要同大奶奶出去拜的。」春紅歎著嘴道：「那桌子上不是鳳冠。玉梅早拿進來，爺眼睜睜地對著他。」公子慌把鳳冠、團襖、霞帔、湘裙捧至床邊，道：「如今是有了鳳冠了，夫人請戴起來，好穿霞帔，不是下官性急了。」春紅把手指輕輕的彈一個櫃子，道：「爺是幾時學就的念得下官、夫人這幾個字兒，好不順口。」公子道：「那日靳公子早有信息通知，『下官』這幾個字兒也念了四五日了，怕還不順口？」大奶奶也笑起來，道：「我聽著你剛才的話實是生氣，看看你這樣兒又教我好笑，你做了官了，年紀不小，還像那三五歲的孩子，也不顧丫頭們扮你的鬼臉。」

公子要大奶奶喜歡，越發裝憨搭癡，幫著春紅替大奶奶穿團襖、披霞帔、條湘裙、圍角帶、戴鳳冠、插寶簪，鞋頭上也去摸摸，膝褲上也去扯扯，引得小蓮都笑起來。然後夫婦二人復歸於好，春紅又服侍公子裝扮完畢，雙雙出去拜過北闕，祭過祖先家堂灶神。同著大奶奶，立受了三個姨娘之禮。夫妻並坐，先是春紅領著貴哥兒在氈子上一同拜了，次及翠環、大憐、玉琴，次及總

管、家人、家婆，然後撤去紅氈，一眾家人、僕婦、丫鬟、小廝排班叩見。大奶奶吩咐家中一齊改口：稱京中老爺夫人為太老爺、太夫人，三姨俱稱奶奶，春紅改稱春姨；自己與公子居然老爺夫人矣。當日就在大廳上大排筵宴，笙簫競奏，水陸畢陳，甚是奢華，十分快樂。

席散之後，公子跟著大奶奶進房。大奶奶道：「相公此番得官，是件正經喜事，合家大小，俱要加些恩澤。明日開了庫房，取出紗羅綾匹，替三個姨娘一人做一套衣服，春紅做一衣一衫一裙，翠環、大憐、玉琴、玉梅做一衫一裙，其餘丫鬟都做一件衫子，眾家人僕婦分別等次，各賞匹頭。就是夜來宿歇，也要使他們均霑雨露，妻繫結髮，體統所關，不得不多幾日，我也替你酌定日數：我房中宿了三夜，到大姨、二姨、三姨、春紅房中各宿一夜，翠環、大憐、玉琴三個同伏侍你一夜。自此以後，就要愛惜精神，在書房靜養，或是讀些書史以廣學問，或是看些律令以燭政事，不可只以色慾為事了。」

公子唯唯受命，暗想：大姨、三姨是斷不肯讓的，鳳姨是逢大赦一般，有此異數，我也不忍啟齒，翠環等三人是一群餓虎，一發不消說起，只得要苦春紅不著的了。從次日起，日間拜鄰族，拜親友，拜官府，拜鄉紳，會客吃酒，興匆匆做那熱鬧場中的勾當，夜間依著大奶奶派法，三日之後輪著大姨、二姨、三姨，喜孜孜趕那溫柔鄉里營生。轉瞬之間，已降臨春紅房裡。只見燈燭輝煌，紅氈閃爍，春紅穿著新做的衣衫，插著一頭的簪飾，在那裡裊裊婷婷，潛潛等候得公子進房，便是插燭般拜將下去，說一聲「老爺恭喜」，喜得公子眉花眼笑，一手抱在膝上，親嘴調舌，摸乳搵腮。小蓮托著酒菜進來，公子命收去氈單，一面說道：「他們撐著房頭，支著架子，不得不費幾個錢，你為何也是這樣？」春紅瞅著眼道：「難道只做姨娘、叫奶奶的便是個人，奴便沒有眼兒鼻兒的？窮女兒家茶飯雖不可口，卻倒是難得吃的。爺稱休奚落人。」公子滿心歡喜，接他酒盞，一飲而盡道：「說啥仔話，我領你的情兒！」春紅又斟上一杯說道：「爺吃個雙杯。」公子笑道：「自然要成雙的。」接來吃了，也斟一杯回遞春紅。兩人你憐我愛，吃了好幾杯酒，春紅眉目之間春情洋溢，公子悄悄的取出一丸丹藥，化在酒杯之內，遞與春紅。吃不多時，藥性已發，只見星眼乜斜，柳腰招揚，臉上桃花一朵朵泛將起來，心頭慾火一陣陣壓不下去，膝搖股顫，按捺不住，竟是撲向公子懷中，說道：「夜深了，早些睡罷。」公子假作不知，一手將酥乳摩挲，一手執杯細酌。春紅只得哀告道：「奴今日不知何故，這裡邊忽然作起怪來，連心窩裡一齊作癢。爺可憐見，早些睡罷。」公子慢慢的替他解帶寬裙，屈其一腿，坐於身上，含著酒兒，哺與他吃。春紅不住的把身掂播，滴淚苦求道：「爺可快些到床上去，救奴之命罷！」公子見他情急，暗服一丸固髓靈丹，脫去衣褲，抱至床沿，架起雙足，行那九淺一深之法。春江淫興猖狂，哭道：「爺啣，怎麼還是慢慢騰騰的，奴這回真個死也！」公子然後直搗紅心，大加衝突，頂得春紅眼閉口開，香汗浸淫，一泄如注。公子提起氣來，把所泄陰精一齊吸入龜中，覺得渾身和暢，精神發旺。春紅已四肢癱軟，罔知人事。公子恐其易醒，把嘴哺著春紅嘴兒，用氣提吸。春紅星眼微開，說道：「奴幾乎斷送了命。」公子問道：「如何？」春紅把手勾住公子頸兒，閉著眼道：「美不可言。奴自與爺交合，從未有此樂也。」公子道：「我欲了事，你可支持得去麼？」春紅微笑道：「如此而死，亦是極樂。爺只要留神，不傷奴命罷了。」公子抱至床中，重整旗槍，用神龜舐穴之法，舐得春紅癢不可當，笑聲吃吃；後用老僧撞鐘之法，撞得春紅始而笑樂，繼而叫喚，久而聲息俱無，陰精湧出，如趵突泉一般直射出來。公子仍如前提吸，覺得滿脊骨中異常酣暢。看春紅時，已是兩頰緋紅，四肢癱化。公子慌忙爬起，穿了衣褲，扯條單被要蓋好了。他自去踐老實之約。那知春紅兩足一伸，雙手托開，竟是脫陰而死了。正是：

百年生死大無比，一霎風流值幾何？

總評：

寫夫妻角口，此回如春鶯弄舌妖鳥啼春，酷類《金瓶》諸婦人勃谿唇吻；寫主婢宣淫如浪蝶迷花狂蜂彩蕊，酷類《金瓶》諸男女穢褻世界，非摹仿《金瓶》也。泰山不讓土壤，故能成其高；滄海不擇細流，故能成其深。如此洋洋一百幾十回文字而有一情未寫、一孽未觀，何以攬其全、竊其變、而為古今大觀邪？兼見作者力量將全部《金瓶》所作之事、把說之話，撮其要領、擷其精華，收撮數頁中。更有後文兩番喪事以盡其變，而在《金瓶》之壺奧悉見。其餘百數十回，則皆《金瓶》所未得夢見者，此所以為第一奇書也。

非特其餘百數十回《金瓶》未得夢見，即此回亦《金瓶》所未得夢見也。《金瓶》之勃谿穢褻專於勃谿穢褻，此回則勃谿者因謀旋姑而勃谿，穢褻者因謀旋姑而穢褻，一則筆在此意亦在此，一則筆在此意不在此。此孰呆孰活、孰滯孰靈，其相去奚啻天壤？